

蜃樓

十來瓶的無糖豆漿還擱在置物籃，老錢正把利樂包紅茶放上冷藏貨架。他望著老錢的背影，視線彷彿要穿透老錢的身軀，老錢卻還是不為所動。他眯起眼，臉頰微微抽搐，冷藏飲料區現在呈現極奇特的畫面：紅、澄、黃、綠、藍.....所有飲料被按照色系排放，有兩個大面積不同顏色的外包裝，則會被安置在兩個色系之間。他趕緊制止老錢的動作，指著結帳櫃檯前端著關東煮的客人，讓老錢支援。

老錢一背過他，無糖豆漿立刻被俐落地塞進微糖豆漿隔壁的空架中，綠色白底和粉色白底的包裝相間，在全然按色系排列的貨架顯得突兀，老錢替客人結完帳，默默向他投出眼光，眼神中沒有任何情緒，沒有一絲不悅或是不耐煩，他卻狼狽地避開。

店裡為了保持空氣流通，總是開著空調，他額角卻沁出細密的汗絲，制服包裹的身軀下生出一股不自在的燥熱。眼前觸及的豆漿三排並列，由左到右分別是全糖豆漿、微糖豆漿和無糖豆漿，雖然色彩看上去不如剛才和諧，但必定可以在寒氣逼入體內前，精準的取走任何目標。

「謝謝光臨，請慢走。」

結帳櫃檯傳來老錢的聲音，語調不溫不火，語氣不傲不敬，當初職訓的時候，因此被他訓了很久，但親切兩個字似乎不曾出現在老錢的意識中，老錢依舊用這樣的嗓音完成所有工作。雖然他也喊老錢，但事實上老錢比他小十來歲，如今不過要奔三的年紀而已。當初老錢攜著履歷來面試時，驚呆了在休息室等換班的店員，還有身為面試官的他。他翻閱著附在履歷背後的作品集，眼底除了驚嘆之外，滿是疑惑，為什麼老錢可以畫出這麼漂亮的卡通，卻要來應徵值班店員。

老錢沒有回答他，卻是望著馬路對面，悠悠的吐出煙圈。他聘請這麼多員工，還是第一次在店門口面試。老錢一遞上履歷，只說抱歉想抽根菸，於是兩人便順理成章的在門口的長椅上談起來。之後，開始老錢的適用期。說實話，他並沒有欣賞老錢的眼光，但每一次老錢和他對上視線的時候，他總覺得眼前的男人眼神十分空洞，似乎，這份工作對老錢來說不是適不適合，而是老錢需要而已，他說不上是哪方面的需要，大概，不單單是二十多 K 而已。

面試不是兩人初次見面了，老錢就住在附近，以往就會到店裡來消費，但不算是常客。他記憶中最常見到老錢是應徵店員的前些日子。老錢每回總是抱著筆記型電腦，坐在靠窗那排最裡邊的位子，從陽光透過百摺窗細碎的落在老錢臉上，直到外邊染上墨色綴著星點，電腦屏幕的螢光始終沒有停止的映照在老錢臉上。這一帶不是繁忙的地區，人流不會如市區分店堵塞，所以偶爾有客

人把便利商店坐成咖啡廳，一連幾個小時只買利樂包紅茶，他也不會讓店員驅趕。老錢是個薄臉皮，繃不住，硬是從現煮咖啡喝到利樂皇、兩百多毫升鐵罐裝，咖啡喝完再喝奶茶，就連最新上市的什麼胡椒奶茶都試了一遍，喝的店員們紛紛跑來告訴他，老錢可能是對手派來刺探敵情的，直到老錢來應徵。

結帳櫃檯經過微微的人流波動後，再次沈寂下來，又回到這間便利商店的日常狀態。老錢喊了好幾聲謝謝光臨，原來乾燥的喉嚨此刻像是要燒灼龜裂一樣，他腦中忽然浮現昨天同事，前同事寄來的旅遊照片，黃土大地佈滿裂紋沒有一絲潤澤的模樣。長針又再次回到原點，每小時、每分鐘的不停反覆，在人類的腦袋裡置換無數個相同或是相似的場景。他對來交班的同事頷首，現同事，往員工休息室方向走，冷藏飲料區就在休息室右手邊，他看著被擺放在一起的三種豆漿，忍不住頓住腳步，那些由顏料、色塊、像素等所組成的印象派作品，逐漸在他腦中擺出羅浮宮戒備高傲的姿態。眼前若是一幅博物館美術大賞的參賽作品，肯定在初選就被以缺乏美感和技術不成熟等緣由刷落，他想。

下班後老錢不著急回家，同事們都知道。換下制服後，他就坐在店門口的長椅，由店員又變回客人的身份，轉換之間沒有任何隔閡。他很瘦，眼窩處總是帶著長期睡眠不足的凹陷和烏青，手指挾著七星一毫克的煙身，慢悠悠的抽起來，煙霧濛了他一臉，原來毫無波動的臉蛋更加辨不清神情，舉止間緩慢的像是靜止了時間。老錢就坐在那兒，坐的跟一尊青銅像似的，坐著坐著，也有了落魄藝術家的模樣。

在普遍的、通俗的、大眾的社會價值觀裡，藝術家必須是落魄的，如果成功了，那就必定走向資本家一途，沾染市儈的臭味，飄逸的不再是茉莉般的花香，而是含著酸腐味的唾沫星子。至少，他是不太懂資本的，社會可以溫柔對待資本，資本卻不一定能溫柔對待他，難搞的戀人只要親吻和表達愛意或許能夠順服，資本比起來要顯得不可愛多了，但沒有過戀人的他，只能對這一切做出假設。吐出一個偌大的煙圈，煙圈緩緩飄散，繚繞在他的周身近似過於灰白的山嵐，隔著山嵐，仰望如墨的黑夜，這個角度望過去，可以看見工地高聳的鷹架，縱衡交錯的線條，像是要把夜空割裂。

他家這一帶在郊區和市區交接處，空氣品質相較於被汽機車佔滿的市區街道要好的多。比起繁忙交通所排放的二氧化碳，此刻他吸入尼古丁所釋放出的煙量，也可以忽略不計。

繞進巷子裡，走路大約五分鐘，就會回到家門口，老錢走這條路時總是會計算步數，沒有走滿一千步，倒頭走滿，有時候甚至走上三千多步。巷子裡有戶人家養了馬爾濟斯，叫聲特別響，每次他還沒走到那家門口，吠聲就傳來，隔著菱形佈滿的鐵紗網門，馬爾濟斯把臉貼在門上看他，他停下腳步，直勾勾的俯視著牠，不蹲下，也不示好，吝惜說出一個字，馬爾濟斯又吠起來，高昂的狗吠聲讓他有些眩目，馬爾濟斯的聲音和的臉就快要在他的視覺和聽約中分

離，這才提起腳步。

鑰匙轉動的聲音沒有過高的分貝，卻可以在一片寂靜之中發出響聲，老錢是喜歡轉動鑰匙的聲音的，金屬相撞的聲音清脆悅耳，沒有人聲突然拔高的那份尖銳，偶爾他愣怔，會在插入鑰匙時放慢動作，轉動鑰匙時放慢動作，這樣聲音可以像樹獭一般，慵懶地潛入他的雙耳中。科學家所提出的第六感應該也是如此模樣，在某個片刻的自我沈默中，有些念頭和想法一現，快速開出並蒂的花蕊，以極其纖瘦的姿態搖曳，溢出類似於預兆般的光炫，光炫籠罩在鑰匙最後一拍的響音，他知道這會是今晚聽到的最後一個，於他意願之中的聲音。

推開鐵門進到內院，屋裡傳來的朗朗說話聲，幾個頻道同時開啟，聲量或高或低，全是五、六十來歲的男子，操持一口流利的台語，話語中含著許多粗話，他只是單純地將同一種語言分類文雅和粗話，屋裡的人將這些粗話含在嘴邊，大抵不是太過在意粗話的含義，都只是當做口頭禪，能夠活絡氣氛，鮮明自己的人物形象，就像那些在他筆下所勾勒出的人物，什麼樣性格的人會勾出什麼樣的神情，老錢一直覺得，自己上輩子大概是神隱少女裡的無臉男，以一種突兀卻又和諧的姿態存活於世間。

就像大家都喊他老錢一樣。從什麼時候開始被這樣喊的，老錢大概已經記不清楚了，只記得自己還長著一張稚嫩的少年的臉蛋時，周遭的人就這樣喊他：老錢。老錢。他的全名叫做錢利，文雅的人想著錢利、潛力。但錢家的人，這幢透天厝裡的居民都知道，錢是本家的姓，利是利錢家之意，希望這個孩子出生，可以對錢家有利，不要做個賠錢貨，不要丟了錢家臉面，將來能夠富貴錢家。

人類是極其有韌性的動物，抵禦過百萬年來疾苦的摧殘，終於演化至如今控制生態界的模樣，所以長著長著，也就不是當初的模樣了，給孩子的祝福，說著說著，有一天就像是莫非的詛咒。房子裡的所有人都期望老錢成為對錢家有利的人，於是他反著長，越長越是罵，越罵越是長，屋子裡的人好像不罵，就深怕自己成為沒有根的蒲公英一樣，似花絮零落，似無根漂泊。但老錢不怕，他的雙腳就是他的根，走到哪裡都要像青松翠柏，紮穩腳步也就不怕了。

沙發坐著誰其實老錢不大感興趣，只想快速通過客廳，上樓進到自己的房間，但他是三十歲不是十歲，不可能裝作沒看見人上樓，還被當成叛逆期，就算他一直處於叛逆期。父親喊住他，對，就是坐在主位上的六旬老人，嗓子利索的喝住他，開口就是一聲響罵，還是流利的台語，傳進他耳朵的是叫人、眼瞎等等的碎語，其實父親雖然年紀大了，但是語句之間還是不帶喘的，尤其是對著他，中氣十足的像是早晨練完太極。喉結滾動，他喊阿伯、阿叔，沒有刻意對著誰喊，反正對著整群人喊，算是有開口了，他分不分得清是住在幾巷幾號的誰，不那麼重要。趁著那些阿伯、阿叔又開口的空隙，他立刻抬腿上樓，樓下的聲音像是唱著魅影歌劇，就跟在他身後，說著沒出息呀、浪費錢呀、便利商店……，直到房門一關，所有聲音屏蔽，今晚可以入耳的聲音，早就在鑰匙開鎖的剎那就消失殆盡。老錢在心底罵聲粗話，用國語。

房間是個特殊的空間，沾染著主人的氣息和所營造出的氛圍。老錢的房間算不上整齊，地上滿是散落的雜誌和書籍，他彎下身來收拾。直到身體微微發熱，他才意識到偌小的空間裡空氣不流通，推開窗，房門外傳來了婦人尖銳的聲音，掐著嗓子好像在吼著某個名字，他從記憶中尋找相應的臉孔，面容卻是諾基亞初代手機照出來的像素，看的見是個人，卻看不清具體模樣，像失敗的印象派。在色彩濃淡模糊之前，他終於想起來，婦人是表姐，大他十來歲的表姐，而表姐嘴裡喊的正是小學三年級的兒子。

表姐是老錢的二姨帶來的，表姐上高中的時候，二姨剛離婚沒有地方去，母親說什麼也把她帶進夫家，起初父親說外面的人眼光不好，會說許多難聽話，想讓二姨在外租房子，但母親想著一家人，於是二姨帶著表姐住進來，後來二姨老了，表姐大了，表姐交了男朋友，生了現在的兒子，男朋友卻是說什麼都要跟她分手，她只能帶著兒子回來投靠母親，於是一家人借住借住，也就住下來了，成為真正的一家人，後來母親積勞走了，他們依然住著，那些借還的事兒，早已都成為往事。

廊道傳來木質地板被用力踩踏的聲音，後面又緊接著婦人罵罵咧咧的聲音，老錢看著停留在繪圖軟體頁面的電腦螢幕，煩躁地揉揉自己微捲的黑髮，喉間又傳來異常的乾燥，手邊的馬克杯已經空了，他只能起身。門一打開，那個男孩就硬生生摔了進來，叫著喊著就往他房間裡衝，男孩身後追來婦人，敏捷的繞過杵在門邊的老錢，手上細長的木棍對準男孩就是敲，男孩時而被打中時而躲過，像隻全身長滿虱子的幼猴在床褥上跳腳，婦人終於抓住男孩，連拖帶拽的往外走，床上的被褥皺摺不堪，還有幾個淺淡的黑色腳印子。他正要合上門，表姐走前還不忘回頭告訴他，便利商店的工作不行，快要三十歲的老錢這樣是娶不到老婆的，他看著在婦人手中掙扎哭鬧的男孩，選擇緘默。

這一帶附近店家原本就少，八點過後街道上便已經人煙稀少，老錢往便利商店的方向，卻不是早些時候回去的那條巷子。大馬路和巷子間隔著一排平房，有些時候他會不自覺的走到大馬路上，走著走著，快到便利商店的時候停下，大馬路的對面架起高聳的鷹架，用碧綠色的鐵皮圍起來，只露出三樓以上的部分。他抬頭仰望，內心不禁疑惑，重建之後會比之前高嗎？其實自己也不記得原本的重安大樓有幾層，只知道從自家露天花園望過去的時候，重安大樓就像是一隻巨大的怪物，無形的壓迫感總是會朝靜止的人襲來，直到那天凌晨，從都市叢林被解放，整座城市沒有人能夠忘懷。

這條從幼年能認路以來，走過不下百回的巷子，他熟的和自家後院一樣，每次到便利商店，都是走同一條路，他很少會拐出巷子，走到喧囂的大馬路上。但自從辭掉遊戲公司的工作回家後，他卻是很常走到大馬路上，就像那些因為血脈相連而回家的節日一樣。

那年的冬天特別冷，在南部的家鄉都不得不換上羽絨衣，他下樓越過客廳時，中年男子們圍聚在桌前打牌，人數似乎太多，就連一旁的移動式大圓桌也

展開，滿噹噹十來多人，從樓上就能聽見他們喧鬧的聲音。因為過年，估計他們喊破天花板也不會被投訴，但他早已習慣一個人住，所有噪音衝破房門，灌進他雙耳，讓他一筆也畫不下去。只能收拾所有電子畫具，離開家。不知道為什麼，今晚，在家中受盡的嘈雜讓他依然選擇大馬路，路過重安大樓的時候，他停下，抱著畫具的雙手騰不出來抽煙，他就這麼默立在紅磚道上，許久，才朝著便利商店邁進。興許是年夜圍爐的緣故，從落地玻璃窗望進去，店裡除了值班店員，只有寥寥客人，都是買好東西就離開了。頭上響起招牌的門鈴聲，緊接著清朗的招呼聲就傳進耳裡，他驚了下，和門鈴全然不同的音頻吸引他注意。

「歡迎光臨。」站在結帳櫃檯的年輕店員笑著對他說。

老錢有些尷尬，不習慣和陌生人打招呼，只是頷首，逕自朝店裡張望，看準一個靠窗不受干擾的位子，擱下所有畫具。他到櫃台點了杯現煮美式，趁著店員煮咖啡的空檔，轉身抓了幾個麵包一併結帳，店員笑著讓他先回座，咖啡會親自端過去。他抓著麵包，邊走邊撕開包裝。

晚餐他並沒有吃很多，也可以說根本沒有吃飽，全家人在圓桌上吃到一半，陸續有男子進來串門，於是女眷開始收拾自己的碗筷消失，而不願意打牌的人也開始催眠自己已經吃飽。他倒是很清楚知道自己沒吃飽，只是打量著他的眼光，讓他分不清自己是吃年夜飯，還是被吃.....

等待電腦重新連結，他隨意的咬兩口麵包，裝好繪板時，店員端著托盤，小心的將咖啡放在他手邊，看著他桌前的畫具愣了下，替他把咖啡往空桌的地方挪動。在店員彎身的時候，他抬頭朝他頷首，看見夾在店員胸口的名牌，徐正義。正義？一瞬間他沒有反應過來，忍不住多看兩眼。到他這一代，還有人取這樣的名字嗎？店員察覺他的視線，沒有露出任何不悅，反倒是朝他笑，一如電動門打開的瞬間，他抬頭看見的那個笑容。

連著幾天他光顧便利商店，值晚班的徐正義，總是在看見他的第一眼笑開，自己向來沒有太大的情緒起伏，但看見他的笑容之後，他總會下意識的頷首。

春節還沒結束，老錢就買好車票回公司了。比起公司宿舍的獨居生活，待在家裡享盡天倫似乎讓他更難以忍受。縱使獨居的時候，依然會深切地感受到孤獨滲進脊髓，但至少他只需要與自己相處。

陪著他的只是一盞燈一杯咖啡，還有電源耗盡的提示訊息閃現，他終於看見筆下人物正鮮活的朝自己微笑。從陽光亮堂的白日，直到月光稀薄的黑夜，他不知道這樣的日子過了多少。從房間望出去，沒有太多高聳的建築物，艷陽和清月輪守，天空都是那樣連續而完整的映入眼簾，他知道有這樣的景致，卻鮮少有欣賞的時間和逸致。

公司繁重的任務讓他連眨眼都嫌奢侈，畫著畫著，有時候他的意識會飄散，靈魂像是灌進繪筆中，又輸出到繪板，在繪板形成角色的個人意志，又返

回來灌進筆中，從他的指節灌進他周身，像一道電流，刺激他甦醒。真正令他甦醒的是上司丟來一疊紙，說是將上面人物稍微修改，要放進最新的遊戲更新中。他點開自家公司的遊戲介面，對比上司給他的人物圖，忍不住皺著眉用筆挑挑那疊紙，真醜，他想。

他寫了一份報告，對這次更新提出人物畫的改進，畢竟創始的角色繪製，他也曾經參與。有這麼一句話來著，世上能夠完全出於自己的，除了生孩子，就是創作。事實上有那麼幾個完成繪製的瞬間，他恍惚感受到自己猶如懷胎十月。上司接過他的報告，手裡還摺著手機通話，只能對他點點頭，將報告擱在一旁，他想著，下班前也許會被問話。後來，他在回收紙箱裡發現自己的報告，空白處還有黑色、藍色的墨水痕，像是為了測試筆中墨水量的畫痕。

那段時間，他怎麼修改，稿件總是以相反意見被退回，他只能畫，想再提出意見時，終於迎來不耐煩的冷光，眼光的主人只說市場需求。遊戲公司從來就未能從資本的硝煙戰中倖免，他們都是前線的戰士，如果士卒擁有出格的意志，將軍寧願格殺，也不會讓隊伍敗陣下來。老錢覺得自己已經一腳跨在牆頭上，後面追來自己的同伴，各個使著槍，等著找好角度，將他挑下牆頭。

老錢知道，自己大概是很礙眼的。

直到清明節當天，老錢才擠上車，一路站回離家最近的車站，搭著計程車直接到納骨塔。納骨塔裡人流不息，他拖著大只行李箱顯得突兀障礙，但箱子裡摺著他的謀生用具，也不好託給管理室，或者是說，他沒有自信能託給管理室。乘坐電梯到六樓，他拖著笨重的行李箱，在不遠處就看見父親和家中幾個熟悉的面孔，他握緊手桿，拖著行李像是駝著外殼，朝他們緩緩走去。

父親和身邊叔伯在說話，轉頭就看見他，突兀地罵聲：「連看恁媽都這麼慢！」那罵聲跟曾經搨在他臉上的巴掌一樣響。

小學的時候，寫生板就像是他的外殼，馱著自己的大殼走，像隻烏龜一樣，將自己柔軟的身軀包覆在殼中，深感安心。他看起來確實像隻烏龜，到了教室就把自己的外殼卸下，擱在書桌上，可是寫生板太長，總是會越過同桌女孩子畫的「楚河漢界」，他只能摸摸鼻子抱著自己的殼上課，抱著殼上課的日子，眼睛黏著處也是固定在板上的畫紙，講台上老師說的什麼他聽到，但沒看到，老師終於沒忍住，向父母親打小報告，他那時候小，覺得好笑，老師都是大人了，居然還找父母親打小報告，不過他沒能樂太久，回家迎來的那頓棒打，打碎了他的外殼，母親看著他被打，眼角滲出淚水，在他被罰完之後，買了和一般課本差不多大的素描本給他。

殼變小了，他居然感受到輕鬆許多，行腳也能變的輕快，於是他開始在學校各處遊蕩，直到升上中學依舊。初二的那年春天，他在體育館後門的大榕樹找到一窩剛孵出的小鳥，雛鳥依偎在母鳥的哺育之下，稚嫩膽怯的臉蛋讓他想更貼近看，但他不會爬樹，只能跑到體育館二樓外的陽臺，原本潔白的新頁逐漸勾勒出大樹與鳥的線條，線條勾勒出的影像逐漸飽滿，畫著畫著，他忘了塵

囂，忘記自身以外的事情，只是浸染在盡收眼底的氛圍裡，觀樹、觀雛鳥，一眼就是好幾個小時，時而抬頭時而低首，似乎在以他意識為中心的主體，和以樹鳥為形象的他者之間，產生模糊朦朧的主客關係。鳥兒在他面前破啼的剎那，他的嘴角彷彿被牽引著彎起，露出少年般的笑容，雖然那時候他確實是個少年。懵懂無知的鳥兒，在大樹的庇蔭下初生，他希望自己就是鳥兒，新生帶來的清新空氣，催促周遭萬物萌發生長，最後從他的鼻腔進入，連自己都變得快活。

直到大夥兒找到他，忘了回教室上課的他。他永遠記得踏進家門的瞬間，巴掌精準無誤地朝他左臉頰飛來，自己大大翹起，似乎還算準力道和角度，就像是蓄勢已久的狙擊手，只等待獵物走進目標中心。他做了獵物，那幅他和樹鳥談了整天的話，整天的畫，在火苗引燃之後眨眼變成灰燼，他甚至還沒來得及想通透，雛鳥情節還是重生會更適合成為畫的名字。

看著父親還在叨叨的雙唇，老錢忽然罵聲粗話，用國語。所有人都驚愕的轉過來看他，幾個孩子被聲響震懾住，卻沒能明瞭發生什麼事，只是畏怯地依偎在自家大人身旁。父親的眼神緩緩聚焦，抬手朝他搥巴掌，他站的很穩，沒有因為這一巴掌有任何動搖，只是側了臉頰。他抬頭冷冷看父親一眼，拖著行李箱轉身就走，直到坐上計程車，他才發現自己手裡還握著靈骨塔的備用鑰匙。搖下車窗，他奮力抬手往外扔，這附近都是荒地，光禿的黃土長了幾株幼草，鑰匙瞬間投入黃土的懷抱。快車駛過的風刮在他的臉上，四月初的天，這裡已經不會冷了，他身上甚至只穿著休閒襯衫和牛仔褲，但熱風刮著刮著，似乎在他臉上刮出一絲寒涼。

老錢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，不想馬上回公司，但此刻他更不想回家。電影中主角總是在失意難受的時候坐上計程車，朝著司機大哥說不知道自己能去哪，先開車。他大概還是理智的，倘若自己這麼做，司機大哥會開車，直接開到最近的警局。於是報上便利商店的地址，一路上有無數間連鎖便利商店，但他卻直觀的要去家裡附近那間門市。

近午，便利商店有些人流，外頭下著雨，他拖著行李箱到店門口，卻被眼前不到半階高的階梯絆住。深怕摔到行李箱裡的設備，他小心翼翼地抬起箱子，但箱子被他塞得滿，抬不動，就在他全身掙扎時，一雙手緩緩替他扶住箱子，與他合力將箱子托進店裡。標配的門鈴聲被雨聲遮掩，徐正義看著他笑說，好久不見。

照舊點了杯美式，他站在櫃檯前掏錢包，掏著掏著，他忽然瞧著徐正義後腦勺的髮梢發愣，似乎要比之前看到要短些。徐正義將咖啡放到托盤，卻發現他還杵在櫃檯前，才想起來自己忘記結帳。

老錢也回過神，才發現自己的錢包沒了，想起剛才納骨塔公共供桌的人潮湧動，感覺自己的錢包就是在那時候被捲走的。他尷尬地想要開口，卻在啟唇的瞬間，徐正義打斷他：「記我帳吧。」他笑起來的時候，眼角會微微彎起，像

是蜜桃切成瓣的弧度。走回家只要五分鐘，但此時踏上那條路，他更願意忍受自己的賒帳。

那天晚上他待的很晚，徐正義早就下班了，往日的晚班換成中班，約莫下午兩點的時候，徐正義褪下制服，換上簡單的休閒衣，樣子要稚嫩不少，特意來和他打招呼，他才知道，徐正義是附近的大學生。他特意等到家裡都熄燈了，才緩緩的轉動鑰匙。刻意放輕的滾輪聲，扛不上樓的大行李箱，黑暗中他又磕絆幾下，只好把行李箱先擱在一樓的儲藏室裡。

隔天早晨他便來報到，直接來到櫃台把帳給結清，哪怕只是一杯咖啡錢，也是一杯咖啡的錢，沒理由徐正義要幫他付。此後幾天，他像是刻意避開父親一般，白天早早到便利商店，直到夜深才踏上歸途。店裡客人依舊很少，徐正義時常在冷藏櫃前和餐桌區來回拖地，拖著拖著，到他身邊，他畫的正煩，顏色無論如何疊塗都不見光彩，他煩躁的一再刪除重來，索性擱下繪板，轉而打開公司遊戲介面，登錄自己的帳號，他沈浸在遊戲中。

「試試看川七。」

他回頭，看見徐正義手裡正握著拖把，看著他的雙眼裡閃爍著微光湊近，指著屏幕上一個穿著古漢服的白衣男子。

「川七很強哦。」

老錢猛然抬頭，差點撞上他下巴，指著螢幕上的人物重複：川七？徐正義笑著應聲，耐心地和他解釋過關的技巧，即使這些話同事已經告訴過他無數次，他仍是遊戲公司裡最繫腳的員工，興趣和能力本身就是兩種不同的指向，遊戲於他只能是興趣，繪畫於他才是傍身的技能。他點開一個繪圖草稿的畫面，線條輪廓和名為川七的人物沒有兩樣。徐正義吃驚地指著螢幕，激動的連拖把都扔在地上，引來店裡的注目，還有值班經理犀利的目光。徐正義朝他吐吐舌，重新撿起拖把。

那一天徐正義替了同事的班，直到深夜。他稍微算了算時間，早他一步到店門口，卻不著急走，坐在長椅上，又慢悠悠地抽起菸來。沒多久，徐正義出來到他身旁坐下，他剛吐出煙圈，身旁落坐的聲音便傳來，徐正義被吐了一臉煙，咳了好幾聲，他慌張地抬手揮舞，替他驅趕煙霧。徐正義緩過來，笑著朝他擺擺手。

「我很喜歡川七，吃的也喜歡。」

老錢把煙熄了，裝進隨身的塑膠袋裡。慢悠悠的開口：「他不是川七，是死在忘川的第七人，所以叫川七。」

這大概是徐正義的第一次聽到老錢說了這麼長的話，忍不住笑出聲來：

「嗯，川七很強。」

老錢搖搖頭，疑惑的看著他。

「川七死在忘川，屍骨被丟進地獄谷，他是從地獄爬回來的。」

當初企劃部給他的人物設定不是這樣，原本這個角色叫做巨流，他邊畫邊思，更加疑惑，取什麼巨河長江，都不知道意義何在，所以他重新設定。遊戲

故事講述主角全家慘遭殺害，魂魄灰飛四散，只有主角踏上旅途，得到途中遇到的夥伴相助，才能重新拯救家人朋友的靈魂。俗套的少年冒險故事，卻因為許多有趣的人物設定和形象，讓公司在近年擠進遊戲圈子的上層。川七是他非常喜愛的夥伴人物之一，性格寡言謹慎，甚至有點陰鬱，但出手總是一擊斬殺敵人，從不猶豫。這些角色與其說是老錢創造出來的，倒更像是他在與自己獨處的時光中，用繪筆具象化的分身。

之後徐正義又改回晚班，老錢都用相同的姿態，坐在店門口，抽著菸，像是等著徐正義，也像是，他就這麼一個人坐在這裡。

徐正義下班後，兩人總是在店門口坐很久，老錢點一支了又一支的菸。剛抽出菸時，轉頭遞給徐正義，他搖搖頭，手掌撐在雙臀旁，兩肩微微拱起，仰望著伸手不見五指的夜空。他們就這樣坐著，望著黑夜的深不可見，許久，許久。徐正義指向重安大樓，說自己住在耳鼻喉科樓上。看向老錢的時候，他正吐出一個大菸圈，然後取走老錢夾在指節點燃的菸，逕自放進自己嘴裡。老錢盯著他嘴裡含著的那支菸，徐正義發現他的視線，笑著大抽一口。結束假期，搭上早班車的時候，老錢才想起來，那天兩人分別的時候，徐正義似乎對自己說了什麼。

川七身處的世界似乎不再受到用戶們的追捧，所有的評論都指向人物的逐漸崩壞，於是公司順理成章的將老錢調到新遊戲的企劃小組中，這意味著老錢要再次遠離家鄉，向北漂泊。

即使到了北部，他依舊在宿舍的三坪空間裡，過著一盞燈一杯咖啡的忙碌。那些有關於南部城市的事情，彷彿實現物理上的距離感，讓他覺得遙遠而陌生。他彷彿將自己又鎖進只有自己的世界裡，繪板上的人物不再那樣鮮活，偶爾，偶爾筆下的笑容會勾成門鈴聲結束後的明朗笑容，然後他看著看著，也跟著彎起嘴角。處著處著，過了很久，來年梅雨又下，卻也不久，他總覺得看見的還是去年的那場雨。

直到那天凌晨，他被晃動的床板驚醒，午夜他才結束手邊工作，進入淺眠階段，微小的晃動都可以干擾他脆弱的神經，再也無法入睡。打開檯燈和電腦，網頁新聞立刻跳出訊息通知，顯示震央在南部，就在他的家鄉。他微微愣神，很多次驚醒，其實都是自己疲憊而產生的幻覺，他早已習慣，久而久之，似乎失去辨認的能力。

老錢連忙翻弄桌上佈滿的文件和書籍，又慌忙地從椅子上滾下，爬到床邊，用力甩動棉被，終於在枕頭旁找到手機。六月的天，他卻覺得皮膚之下流動的血液寒涼，指尖顫抖著拉出通訊錄，電話另一頭傳來忙線音，他又趕緊撥通另一個電話，連續播了好幾個，有無數個嗓音在他腦中嘶吼著，終於，表姐接了。

表姐說家裡擺放的洋酒碎了滿地，父親倒是還睡的挺熟的，沒有被吵醒。老錢繃著的臉一瞬間鬆了，忍不住撫額笑出聲來，笑著笑著，眼角沁出淚

水，他抬手抹掉。搬進公司南部宿舍那天，他獨自領著行李入住，二姨打了通電話給他：「你爸覺得很丟臉。」其實二姨是用台語告訴他的：「見笑。」從幼年時期開始，從他與他們血脈相連開始。只是剛才點開震央訊息的瞬間，長久以來在他體內積累為憤怒的熱毒，全都消散在從腳底竄進腦髓的寒意中。

笑聲透過話筒傳進二百多公里遠的表姐耳中，表姐忍不住愣怔，從小到大，就沒有聽他這樣笑過。

「只是。」

「對面那棟樓倒了。」

老錢一時沒有反應過來，只是訥訥地重複，喉間滿是熬夜引起的啞澀。那樣龐大的建築物會倒塌嗎？腦子裡是幾年前在露天花園看見的場景，濃厚的白煙從大樓裡竄出，消防車來了好幾輛，沒有人竄逃，沒有哀聲遍野。

他打開電腦，找出新聞台的線上播放頻道，畫面裡滿是怪手挖掘的機械聲，還有指揮官現場用大字板講解倒塌與挖掘的細節。畫面轉到現場，重安大樓已成廢墟，瓦礫堆中可見家具，一樓的所有商店都已經看不見，包括那間耳鼻喉科。他盯著，什麼想法也沒有，喉間卻越來越乾澀，畫面開始跑出罹難者幾個字。幾乎是下意識的就把筆電合上，碰一聲，他從未這樣粗暴。

嗚咽和喘氣從嘴裡就要迸發，老錢痛苦地捂著胸口，腦中忽然慢慢浮出那天徐正義和自己告別的模样，縱使在闌黑的天，他一轉頭，看見徐正義跑過斑馬線，笑著朝自己揮手，兩片唇正在開合。可徐正義具體說的什麼，他記不清了，似乎曾經記得，也似乎當下他就沒有看懂過。

出車站的時候，來往的旅客依舊沈浸在自己的別離當中，陽光溫煦的沐浴著他，這座城市依舊如常。他叫了計程車，終於在抵達他家前的街口，看見重安大樓。那裡已經什麼都沒有，只是一片刷的粉白的空地，還有鷹架散亂的放在裡頭，支起的或是尚未支起。之後幾個月，他常常站在他家的露天花園，望著鷹架慢慢支起來，猶如先前大樓的輪廓。望著望著，總有一天那塊地又要重組自己的血與肉。

等工作告一段落，他辭掉工作回來，被父親一陣狠訓，父親罵完了，日子依舊是一日三餐，他卻不曾到徐正義的店裡買東西。直到一次友人約錯地方，偏是到那家便利商店。一樣的門鈴聲，卻是不同頻率的招呼語。櫃檯不再出現他熟悉的笑容，只有看起來稚嫩的女孩慌張的把別人的微波飲料遞給他。每回想開口就像是喉間哽著好幾根銀針，喉結一滾動，就刺疼的可怖，彷彿下一秒能吐出口血來。他天天來，從陽光透過百摺窗細碎的落在臉上，直到外邊染上墨色綴著星點，電腦屏幕的螢光始終沒有停止映照。即使店裡沒有什麼客人，他也沒臉皮把這裡當咖啡廳，只好從現煮咖啡喝到利樂皇、兩百多毫升鐵罐裝，咖啡喝完再喝奶茶，就連最新上市的什麼胡椒奶茶都試了一遍.....胡椒和奶精混合出一股異樣的甜味，舔著舌尖久久不能散去，他決定重新買現煮咖啡。

連續一個禮拜都坐在相同的位子，門鈴都在相同的時間響起，有時會早一

些，有時會遲一些，但他必定抱著畫具出現在店門口。直到深夜，他就坐在門外的長椅抽菸。一次半夜忽然下起雨來，所有人都奔進店裡，他卻無動於衷，雨水瘋狂的洗淨他全身，許久，頭上飄來一支傘，傘下是一張秀氣的女性臉孔，女孩羞怯的把傘柄塞進他手中，羞怯的說之前看過他和同事在外邊抽菸。老錢頷首，視線垂下去，卻又猛然抬起來：「徐正義.....」對方先是露出驚訝的神情，支支吾吾著，最終指了指已經夷平的重安大樓方向。大雨中，視線也變得陰暗，除了來往車輛濺起的水花，沒什麼可看，他始終盯著重安大樓的方向。那些他沒看完的報導，後來被作為專題出現在新聞的非點播時刻。三樓以下的鋼筋全都在那搖晃的幾秒鐘之間應聲斷裂，住戶和家具全都狼狽地摔進地下三層裡。徐正義喘著最後一口氣的時候，身上是不是還壓著倒下的牆壁，壓著他全身，一定很痛，他想。

還想倒出一支菸，盒子裡卻已空，他將雨傘擱在長椅，轉身正好看見剛才遞傘的女孩，女孩朝著他靦腆的一笑，手中正在張貼小海報，是招聘啟示，徵值班店員。

老錢不是傻子，不會不知道店長正忍受著自己什麼。但他還是這麼做了。在貨架上依照自己的喜好擺放商品。對著客人依舊無法笑的親切。班前班後從來不和同事寒暄。他活的像是真的為了二十多 K 來的人一樣。如果他能活的只剩一日三餐，那麼從此，簡單多了。

簡單多了，他應該不用再去想徐正義到底說什麼。就讓那張年輕明朗的笑臉映在腦海中，從此腦海中，徐正義一笑，他便能說的出口：「歡迎光臨。」當客人結完帳匆匆離去時，自己也能坦然的對著陌生的背影道：「謝謝光臨，請慢走。」他不知道自己喊了多少遍，畢竟店長為了阻止他對商品進行擺放設計，直接讓他固守在櫃台。他喊了很多聲，很多聲，終於在某次門鈴響完的瞬間，想起來徐正義那晚和自己說什麼，想著想著，他忍不住笑出來，笑的眼角溢出淚來，自己拚了命地尋求答案，到頭來答案卻失去相應的重量，不如預期。不過也難怪自己會忘記，徐正義說的也不是什麼重要的話。

走出自動門的客人轉頭和他頷首，老錢彷彿又聽見徐正義的聲音，那句只給他的道別：「再見。」